

中
國

当代文学大系

DANGDAIWENXUEDAXI

新文化运动拉开了现代文学的序幕，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涌现出灿若群星的作家群体，创作出大量反映时代、反映民众觉醒的优秀作品，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学创作更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本书系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作品做了总结性的概括，将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尽收其中。

梦醒时分

季羡林〇主编



中国当代文学大系

梦醒时分

主编 季羡林

大众文艺出版社



玻璃工厂	欧阳江河(1)
家——给一个在动乱中失掉家的人	彭燕郊(4)
影子	彭燕郊(6)
风中站立	清 平(8)
隐居城市	曲有源(10)
免开伤口——有人说：免开尊口	曲有源(11)
海上有雾	曲有源(12)
秭归屈原墓	任洪渊(14)
最后的月亮	任洪渊(16)
夏，在雨中	蓉 子(18)
碎镜	蓉 子(19)
我的妆镜是一只弓背的猫	蓉 子(20)
再致母亲	桑恒昌(21)
读信	沙 鸥(23)
寻人记(第九十九首)	沙 鸥(24)
梦或者黎明	商 禽(25)
涉禽	商 禽(27)
山那边有雨	邵燕祥(28)
五十弦(选七首)	邵燕祥(30)
一个地区	沈 苇(34)
面向秋天	沈 苇(35)
相信未来	食 指(36)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食 指(38)
归宿	食 指(40)
我这样写歌	食 指(41)



致橡树	舒 婷(42)
四月的黄昏	舒 婷(44)
神女峰	舒 婷(45)
最后的挽歌(第六章)	舒 婷(46)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	苏金伞(49)
埋葬了的爱情	苏金伞(50)
东京的某个夜晚	苏历铭(51)
异乡的周末	孙文波(52)
记忆——读林风眠静物画	唐 祈(54)
芦笛	唐 涠(55)
别躺在麦秸上	唐亚平(56)
雪人和春天	童 蔚(57)
白芙蓉	屠 岸(59)
南河集	王尔碑(60)
帕斯捷尔纳克	王家新(62)
转变	王家新(64)
日记	王家新(66)
台风	王小妮(67)
一块布的背叛	王小妮(69)
我没有说我要醒来	王小妮(71)
穿越	王燕生(73)
闲云	王燕生(74)
赛马	闻 捷(75)
苹果树下	闻 捷(77)
在哈尔盖仰望星空	西 川(79)
夕光中的蝙蝠	西 川(80)
歌	西 川(82)
降落	西 川(83)
写在三十岁	西 川(84)
悼念伊扎克·拉宾	西 渡(86)
北站	肖开愚(90)



北凌河	小海	(92)
别情	辛笛	(93)
野荸荠	痖弦	(94)
忧郁	痖弦	(95)
红玉米	痖弦	(97)
上校	痖弦	(99)
以人类的名义生存	严力	(100)
死亡被阳光炸死了	严力	(101)
回忆	严力	(102)
雪原小景	雁翼	(103)
冷风景——献给阿兰·罗布—格里耶	杨黎	(104)
星星	杨炼	(110)
休眠火山——《人与火》组诗之一	杨炼	(112)
从沙滩上回来	杨牧	(113)
水之湄	杨牧	(114)
无雨的日子	杨牧	(115)
秋野	杨晓民	(116)
想飞的山岩——惊心动魄的一瞥	叶延滨	(117)
敦煌十四行	叶舟	(119)
车过黄河	伊沙	(120)
等待家园	伊蕾	(121)
九广路上	余光中	(123)
白玉苦瓜——故宫博物院所藏	余光中	(124)
等你,在雨中	余光中	(126)
尚义街六号	于坚	(127)
避雨的鸟	于坚	(130)
下午一位在阴影中走过的同事	于坚	(131)
对一只乌鸦的命名	于坚	(132)
红桃皇后	臧棣	(135)
有的人——纪念鲁迅有感	臧克家	(137)
有赠	曾卓	(139)



悬崖边的树	曾卓(141)
我遥望	曾卓(142)
母亲	翟永明(143)
独白	翟永明(144)
想起智利的蝴蝶	张洪波(145)
向西凝望	张洪波(146)
我是一只没有体积的杯子	张默(147)
依稀鬓发,轻轻滑过时间的甬道	张默(148)
家信	张默(150)
1965年	张曙光(151)
面壁而坐——自画像	张新泉(152)
别	张烨(154)
初会	张烨(155)
夜过一座城市	张烨(156)
最后的青春	张烨(157)
愿望(之一)	张真(158)
忧郁	张真(159)
时差	张真(161)
天鹅	张枣(163)
送女儿出国	张志民(164)
清理藏书	章德益(166)
残堡	郑愁予(168)
清明	郑愁予(169)
边界酒店	郑愁予(170)
昨夜一千年	郑玲(171)
流血的令箭荷花	郑敏(172)
外面秋雨下湿了黑夜——秋夜临别赠朗	郑敏(173)
西山晴雪	周所同(174)
在哈尔巴克峡谷撒开了双手	周涛(175)
孤独	邹荻帆(176)
山的声音	邹荻帆(177)

达尔罕的月亮	邹静之(179)
情意	邹静之(180)
虚构	田晓青(181)
火年	田晓青(183)



梦
醒
时
分
· 目
录

玻璃工厂

欧阳江河

1

从看到看见，中间只有玻璃。
从脸到脸
隔开是看不见的。
在玻璃中，物质并不透明。
整个玻璃工厂是一只巨大的眼珠，
劳动是其中最黑的部分，
它的白天在事物的核心闪耀。
事物坚持了最初的泪水，
就像鸟在一片纯光中坚持了阴影。
以黑暗方式收回光芒，然后奉献。
在到处都是玻璃的地方，
玻璃已经不是它自己，而是
一种精神。
就像到处都是空气，空气近乎不存在。



梦

醒

时

分

1

工厂附近是大海。
对水的认识就是对玻璃的认识。
凝固、寒冷、易碎，
这些都是透明的代价。
透明是一种神秘的、能看见波浪的语言，
我在说出它的时候已经脱离了它，
脱离了杯子、茶几、穿衣镜，所有这些
具体的、成批生产的物质。
但我又置身于物质的包围之中，
生命被欲望充满。
语言溢出，枯竭，在透明之前。
语言就是飞翔，就是

2



以空旷对空旷，以闪电对闪电。
如此多的天空在飞鸟的躯体之外，
而一只孤鸟的影子
可以是光在海上的轻轻地擦痕。
有什么东西从玻璃上划过，比影子更轻，
比切口更深，比刀锋更难逾越。
裂缝是看不见的。

3

我来了，我看见，我说出。
语言和时间浑浊，泥沙俱下，
一片盲目从中心散开。
同样的经验也发生在玻璃内部。
火焰的呼吸，火焰的心脏。
所谓玻璃就是水在火焰里改变态度，
就是两种精神相遇，
两次毁灭进入同一永生。
水经过火焰变成玻璃，
变成零度以下的冷峻的燃烧，
像一个真理或一种感情
浅显，清晰，拒绝流动。
在果实里，在大海深处，水从不流动。

4

那么这就是我看到的玻璃——
依旧是石头，但已不再坚固。
依旧是火焰，但已不复温暖。
依旧是水，但既不柔软也不流逝。
它是一些伤口但从不流血，
它是一种声音但从不经过寂静。
从失去到失去，这就是玻璃。
语言和时间透明，
付出高代价。

5

在同一工厂我看见三种玻璃：
物态的，装饰的，象征的。

人们告诉我玻璃的父亲是一些混乱的石头。
在石头的空虚里，死亡并非终结，
而是一种可改变的原始的事实。
石头粉碎，玻璃诞生。
这是真实的。但还有另一种真实
把我引入另一种境界：从高处到高处。
在那种真实里玻璃仅仅是水，是已经
或正在变硬的、有骨头的、泼不掉的水，
而火焰是彻骨的寒冷，
并且最美丽的也最容易破碎。
世间一切崇高的事物，以及
事物的眼泪。



1987. 9. 6 于山海关

梦

醒

时

分



家

——给一个在动乱中失掉家的人

彭燕郊

小小的蜗牛
带着他小小的家
世界是这样广大
而他没有占有一寸土地

除了这小小的家
他再没有什么了——
这小小的家
他自己血肉的一部分

像他自己那样的小，那样的轻微
那样的容易受到攻击
这小小的家，谁知道
哪一天会遭到毁灭……

果然，残暴者出于一时高兴
一时高兴而异想天开
或许仅仅是为了消遣：下了毒手
小小的蜗牛的家成了碎片

凄凉地，瑟缩着
在天光里，裸露了他软弱的身体
蹒跚着，那上面布满伤痕
这垂危的流浪者，真正一无所有了

一颗沙子可以伤害他
一片草叶对他也太锋利了
一道道堆叠起来的伤痕，也许
多少会给他增添一点自卫力量

人们常说：家是一种负担
现在该感到轻快了吧
谁知道呢？可能，习惯于轻快
并不比习惯于沉重容易……

1979年夏末



梦

醒

时

分

影子

彭燕郊

看不见你，只看见你的影子
满天的你的影子

因为沉思而透明的影子
不安地追逐着的影子
忙乱中互相遮蔽
而又层层隐没的，分辨不清的影子

影子，满天的云彩
是你的影子，只是
看不见你自己
纸一样薄，玻璃一样脆
追逐中互相撞击
碎成片片的，影子
成群成队地飘去的，影子
影子，你想到了没有，
有人在注视你，寻找你
在向你企求……
枉然有这许多的
影子，只是——看不见你
太轻、太软、太柔滑
纱巾一样
散布回忆，散布迷恋
散布幽远的淡淡香气的
影子，这满天的云彩啊

因为充满电流而丰满，因为充满电流而闪动
因为充满电流而激昂的，影子

无法定形的，无穷变化的，影子
影子，我只能凭你的高度计算你的分量

我的思念

沙滩上的涟漪一样破碎不了，却又
没有神针可以缝合
影子，你这满天波动着的云彩啊

热情的旋风

用滚热的舌头舔着你
影子，你像落进孩子红润的嘴唇的雪花
欢乐地消融
终于，连你也追寻不到了
这忽然散去了的满天的云彩啊



梦

影子，你知道吗，更可怕的
是你留下的
这一片豁然开朗的万里晴空
这蓝悠悠的一片汪洋
蓝得那样深啊
蓝得那样苦啊

醒

时

分



风中站立

清平

多少年，我不能对此说一句话
一个生命来到世上，如何能不在神秘的笼罩下？
一个人，假若他就是我
如何能对另一个人的命运不感到惊慌？
当我在风中站立，我不是独自一人，
冬日的严寒已带走这世上的许多生命。
他们曾是另一些人，另一些苦难、另一些偶然的降生
如今他们什么也不是。
假若他们中的一个就是我，谁替我活在这世上？
谁接下这虚度的年华？
我过去的苦难都已过去，将来的已不会到来
一位亲人脱口叫出我的名字，答应的却是另一个声音。
我如何能不感到神秘的惊慌？
我如何能不用尽我的一生将他怀疑？

而当我独自一人站立风中
一场大雪从傍晚下到次日清晨
一些缄默不语的人匆匆走过积雪的大街
横穿半个北京城，去寻找他们的梦想的生活
我的生命便只剩下了感伤。
我从他们一掠而过的面容中认出了
他们的母亲和祖父，他们的新思想、旧灵魂。
我听到飘雪的空中有一个声音在高喊：
“谁在我们中间？谁是一个新人？”
我敞开大衣却无法现身。
但我已想到在遥远的巴尔干，一位塞尔维亚母亲也曾这样高喊：
“你们中有谁见到了我的儿子？”
在那个更为寒冷的地方，一个人完全不同于我
一座城市也完全不同于我居住的北京：

这里充满回忆，而那儿惟有遗忘。

但我不对此多说一句：死了的人如何能看到这世上的
美景？

一名以色列士兵看见了拉宾

一位街头艺人看见了贵妇白皙的后颈

一个阿根廷老人看见了夜幕又一次降临；

“事物存在于遗忘中。”

假若一个罗马人来到我们中间，而我已老眼昏花
我如何能相信别人的眼睛？

假若我曾梦见一个幽灵匆匆走过积雪的大街
横穿半个北京城，去到他梦想的生活

我却看见在他空荡荡的办公室只有

一辆自行车，一张北京人通行证

我如何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当我独自一人站立风中，仿佛这世上没有什么在诞生、
在灭亡

仿佛我并非父母所养。

但我分明看见大雪飘飘，落满了整个北京城

一辆卡车驶上了人行道——这世界的一角尽在眼前。



梦

醒

时

分

隐居城市

曲有源

无菊可采的时候
就伸出手自己的手
五指的花瓣慢慢舒展
掌纹之蕊
是几十年的路微缩而成
释放着
异样的苦香
早已高飞尽的鸟儿
即便留下来
也抢救不了
那几片天空
有大烟囱不停地喷吐
孤云
越闲越黑
楼房横过来又岔过去
遮挡的
不仅是眼睛
南山没有也就算了
敬亭山更无处可寻
无聊的时候
你只好把自己竖在对面
互相看着
所不同的是
久而生厌

